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卷三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錄監生臣陳炳

羣書考索卷三十

宋 章如愚 撰

禮門

廟制類

熙寧五年三月中書門下言准治平四年勅遷僖祖廟主藏之夾室臣聞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先王廟祀之制有疏而無絕有遠而無遺商周之王斷自稷契以下者非絕譽以上而遺之以其自有本統承之故也若

夫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子孫齊聖有功又得以加其祖考天下萬世之通道也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毀其廟藏其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祔於子孫殆非所以順祖宗孝心事亡如事存之義因請制禮實在聖時宗祏重事所宜愽考乞以所奏下兩制詳議而擇取其當詔下學士院集兩制詳議於是學士元絳知制誥王益柔陳繹曽布直舍人院許將張號上議曰自古受命之王既以

功德有天下皆推其本統以尊事其祖故商周以稷契爲始祖者以其皆承稷契之本統故也云云太祖受命之初立新廟自僖祖始僖祖而上世次不可知然則僖祖之爲始祖無疑矣倘以爲僖祖不當比稷契爲始祖則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有功加其祖考也況於毁其廟遷其主而下祔於子孫之室豈所以稱祖宗尊祖之意哉傳曰毁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廟今遷僖祖之主而藏于太祖

之室則是僖祖順祖宣祖祫祭之時皆降而合食也情文不順無甚於此臣以謂宜以僖祖之廟為太祖合於先王之禮意翰林韓維別議曰昔先王既有天下跡其基業之所由起奉以為祖所以重本始也蓋王者之祖有係天下者矣諸侯之祖有係一國者矣大夫士之祖係其宗而止矣亦其理勢然也蓋有天下之始若后稷有一國之始若周公大夫士之始若魯三家今直以稷契為本統之祖則是下同大夫士之禮可乎或曰湯文

武去契稷皆十餘世其閒子孫衰微奔竄者非一湯文武之有天下稷契何與哉南宮适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禹之有天下則然矣稷諸侯也而曰有天下者豈非積累功德至文王而興乎孟子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所謂七十里百里者非契稷所受以遺其子孫之國乎由是言之商周之所以興契稷不為無所與也正考甫作頌追道契湯高宗商所以興子夏序詩稱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豈虚語也哉國語亦曰契勤商十四世

而興稷勤周十五世而興穀梁曰始封必為祖是數子生於周代其所言皆親聞而見者其學問又俱出於孔子宜若可信則尊始祖以其功之所起秦漢諸儒亦有所受之也後世有天下者皆特起無所因故遂為一代太祖所從来久矣伏惟太祖皇帝孝友仁聖睿智神武兵不血刃坐清大亂子孫遵業萬世蒙澤功德卓然為宋太祖無少議者僖祖雖於太祖高祖也然遙遡功業未見其有所因上尋世系又不知其所以始若以稷契

奉之切恐於古無所考而於今亦未有所安也臣以爲仍舊便若夫藏主合食則歷代嘗議之矣然今之廟室與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宫今所以奉祖宗者皆在一堂之内西夾室猶處順祖之右考之尊卑之次似亦無嫌至於禘祫自是序昭穆之祭僖祖東向禮尤不順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也如絳所議非臣所敢同也天章待制孫固上議曰太祖受天命一四海創業垂統爲萬世立無窮之基其爲宋始祖而配天受享理任不疑

今乃欲以僖祖爲始封之祖復其祧主夫既以僖祖爲始祖則遂受配郊天此臣切所未安也七世之廟親盡而祧此萬世之通法故僖祖之主於陛下之世以親盡而祧在禮適爲正而今以爲人必本乎祖太祖既以追尊僖祖則今日當以僖祖爲本始之祖是未推王者興起有殊異而所當之世各不同也夫開國者其先嘗有功而受封則後之子孫有天下而推以爲始祖可矣若夫膺天受命特起而得天下者爲太祖亦宜矣此人情

之所順而前世之所已行者也今議者曰方今天下隆平不愧治古而禮樂文物宜鄙絶漢唐之所行而純取三代之制以為法故有僖祖與稷契無異之説臣恐以為過矣本朝之興與商周異商周之王本由契稷故自湯武而上其流有源皆可推而考之契布五教民以知禮其興雖畧與周同而猶不若周之懿也周自后稷公劉以來積行累功以至太王王季世世脩德迨文武受命而得天下則源流之來豈不有自哉仲尼曰郊祀后

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周公其人也夫自周而上堯舜夏商之世非不美也其祭祀之禮仲尼不談而獨舉周者豈非其德與世獨為備乎故曰周公其人言惟周公能備此禮爾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言以德能配天也夫以文武之王而不得預配天之祭者特以后稷之功大爾使周無后稷之祖則周公之祀不當舍文武而及他人且後世之興其先既無周之后稷而郊天之配不先叔業之君而遠取追尊之祖此

豈先王之禮而近人情者哉云云漢高之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帝不得爲始封而光武之興不敢尊舂陵而祖高宗景皇帝唐始封之君而元皇帝神堯之父臣觀高祖之時以景皇帝爲配而太宗之初巳奉高祖於圓丘景皇帝不得預郊天其後杜鴻漸等請復以景皇郊配天地黎幹力詰其非而正之夫景皇帝親授唐國之封且不得預配天則未嘗啟有土宇而欲以爲始祖臣亦慮其難矣太祖受周禪僖祖始被追尊而建隆

之郊配以宣祖僖祖且不得預焉夫以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之世未嘗郊祀僖祖而陛下一旦隆而祀之蓋有所隆者必有所替今使太祖之祀有替於四宗之時此豈陛下孝思之心哉故曰禮別子為祖稷皆帝嚳之子而得姓者故商周以為祖而奉之今宋自僖祖為始祖臣曰不然若以得姓者為祖則趙之得姓自造父封於趙城而趙襄始得姓今若更推考其先世則遂欲上祖趙衰可乎或又曰今但欲存僖祖為始祖爾至於配天

未可輕議也臣曰是不可也既以僖祖爲始祖始祖必配天則太祖祀替矣此臣所爲不可者也今太廟一堂夾室在西祧主藏室中而居順祖之右非所謂下祔子孫之室而替其尊也猶以爲不可則乞特爲僖祖立室置祧主其中由太祖而上親盡迭毁之主皆藏之僖祖之室當禘祫之時以僖祖之主權居東向之位太宗之主順昭穆之列而從之取其毁廟之主而合食焉則僖祖之尊自有所伸此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之

義也若以僖祖立廟爲非則周人别廟姜嫄不可謂之非祖今因情制禮取聖人之制爲萬世法不亦美歟

詔以韓維元絳等二狀并孫固所議下太常禮院詳定時秘閣校理王介上議曰凡物有無窮而理固有限以有限制無窮此禮所以起而天子所以七廟也七廟據其世數之上下迭毁而七也今乃自考而上何也必曰祖自祖而上何也必曰曽祖自高祖而上又何也必曰不可及見則聞而知之者也今欲祖其祖而追之不已

祖之上又有祖則固有無窮之祖矣聖人制爲之限此天子七廟所以自考廟而上至顯考之外而必祧也自二祧而上惟始封君而必祖也借無始封之君則亦祖受命而王者爾如祖之臣見其有以八廟未見其所謂七也七廟自顯祖之外而祧亦猶九族至高祖而止也皆以禮爲之界也五世而斬故也喪之三年也報罔極之恩也以罔極之恩爲不足報則固有無窮之報乎何以異於是故喪之罔極而三年也族之久遠而九也廟

之無窮而七也伏惟我朝宗廟英宗則考廟也仁宗則王考廟也真宗則皇考廟也太宗則顯考廟也太祖則祖考廟也宋無始封之君因以太祖為祖考理勢然也以太祖為祖考則僖祖之廟非稷契始封之比當太祖之時固宜在四親廟當陛下之今日世數差遠在顯考之外則理所宜祧者也臣以祭法格之僖祖宜在二祧之域不宜不祧決矣如顯考外而不祧臣疑祭法非先王法也或曰禮不王不禘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

以其祖配之商周雖祖契稷湯文然猶不絕嚳也宋既祖太祖亦可以絕僖祖乎臣曰是祧也非所謂絕也猶有祧廟焉亦有追享焉顧遠之於無事禘祫而後及之耳按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高陽祖嚳而宗堯商人禘嚳而郊契祖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舜繼堯之大統此則祖堯之父也周則不然稷始封之祖也非獨廟之又從而郊之重之也於嚳則遠祖也非獨不廟焉禘而後及之爾抑帝嚳者自有虞氏

商人祖之此周所以不立嚳廟而獨廟姜嫄也彼商周之於嚳禘而後及之然則今之僖祖亦禘祫而後及之不亦可乎云云今者之議將取正之變乎亦取變之正乎是以亦取其變之正者況太廟一歲而數祭禘祫數年而後及如此則太祖之尊一歲而屢享遠祖之尊數歲而一伸於以求之禮法參之人情是亦變之正也今祧僖祖而祖太祖則如是可也苟不祧僖祖則是太祖啓運立極為子孫立萬世之基本而不得專享東向之

位臣恐宗廟神室未安於此也臣雖非兩制共覩大議不容噤嘿輙貢愚瞽議格不下　十月判太常寺張師顏張公裕梁燾等議曰天下大禮莫重於宗廟是以聖王重之必務極其至當伏惟僖祖神主祧藏夾室於禮不順有司失之矣宜其輔臣建正明詔博訪垂萬世法然議者因其藏主有失遂欲推為始祖臣敢為此議昔商周之興本於契稷考諸前載其指有二曰因其始封也蒙其功德也其傳已久其禮素定後世無得而易之

奉為太祖以主廟祀有以盡一時之宜也詩之長發言
商家興廢之久歷虞夏之世其来遠矣昊天有成命言
后稷已有王命生民思文皆歌后稷之功不可謂為祖
不因功德也後世受命之君功業特起不因先代則親
廟迭毁身自為祖故魏祖武帝則處士迭毁晉祖宣帝
則征西迭毁唐祖景皇則洪農迭毁此前世祖其始封
之君以法契稷之明例也既以法契稷則上之親廟不
得不毁勢當然也借使魏晉欲不祖武宣而越取處士

征西不惟上推世數更當及於何人且其以始封何唐有天下因以為法韓愈有言事異商周禮從而變臣等取之要之始封世近則親廟不可不立若特以親廟及遠便為始祖舍始封而抑之則前古未之聞也國家治平四年以僖祖親盡而祧之奉景祐書以太祖為帝者之祖是合於禮矣而議者曰商周之祖自以別子之故非以有功與封國爲重輕元絳等議如此是不然也別子之法自謂公子不繼世故子孫為大夫士者祖之百

世不遷非天子諸侯之禮也使湯武但為諸侯則尚不祖此別子況天下之君而可用大夫士之法乎宋之為宋由太祖首創洪業建大號于天下異乎商周之為商周可知也僖祖雖為聖裔之先而有廟直由太祖親盡則遷右之正義今欲以有廟之始為説拔而進之以為始祖臣固疑其與契稷異矣必欲據此則又有可言者盖三昭三穆是一定之論也國初張昭任徹之徒不能遠推隆極之制因沿近制請立四廟遂使天子之禮下

同諸侯若使廟數備六則應當上推兩世而僖祖次在第三亦未可謂之始祖也若謂世次不可推則斯言也詔旨所不著史臣所不録歷百餘年莫知當時之實不取以私意逆推而言也建隆四年親郊崇配不及僖祖開國以来大祭虚其東向斯乃祖宗已行之意也自祖宗以来不以太祖之位易之今而易之恐失祖宗之意矣或謂儀禮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今謂始封為太祖乃諸侯制也臣以為遠祖受封子孫

世襲親雖盡而廟不毁是謂諸侯及其太祖也若始封之君既已爲其國之祖矣後世子孫自諸侯而爲天子則始祖不易理勢自然是謂天子及其始祖也若必求太㣲之精神靈之感謂爲始祖之所自出將見遷就生說竒譎無端彌失聖人之意矣唐神龍初議云既立七廟須崇始祖而張齊賢云始祖即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前儒講之熟矣大抵契稷不以功德爲祖無必然之論特起之君自爲一代之祖無不可之理若乃藏主

未順宜以改之蓋夾室者子孫廟之偏室非廟之正也議者謂神道尚右失其旨矣然則僖祖之主必有所歸按周禮守祧掌守先公先王之廟祧廟則有司修除之祧則守祧黝堊之所謂廟者后稷文武諸廟也祧者所藏先公先王之遷主也先公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僖祖猶周之先公也乞倣此例築別廟以藏之大祫之歲祀於其室太廟則一依舊制虛東向之位郊配之禮仍舊無改事之宜而情之順也晉永和中尚書議云周人之

王太祖世逺故遷有所歸今晉廟宣帝為主而四祖居之是屈祖從孫也袷祭在上是代太祖也范宣謂可築一室以居四主四主迭遷則宣位正矣自虞喜韋泓蔡謨之徒並同其議唐陳京議請據魏晉舊制築別廟以藏獻懿梆晃等七十餘人亦同其説雖孚藏于興聖廟然本無異于别室也惟顔真卿引蔡謨權居東向之一句而不本其改築之議獲譏於時此前世之論皆有考據同知禮院蘇悅議曰三代廟數雜見於經其詳不可

得而推謂夏五廟商人六廟周人七廟切惟先王之道未嘗不同其歸而制作名數不能無小變損益以從時者其於祖嚴祖考稱情立文之意則一也至于立廟或五或六七者所因之迹有隆殺故制禮以報之不得而同也秦漢而下禮廢缺多不足法而猶有能適變合情足以便一時而已聖朝追原先帝事祖之意欲盡傳聞之所及正於其所不及而因奉以為始祖又以正神靈之班尊尊之至也臣伏思僖祖與商周之祖雖詒謀隱

德無所先後而時有汙隆道有顯晦故其迹亦緣而少異是宜追崇之禮因小有損益庶乎稱情立文而為之極以遺萬世不刊之法也若乃七世之廟必欲奉尊本雖隆于商可也若於太廟右特立僖祖一廟則祖考不為不祔於子孫此所謂有疏而無絶有逺而無遺者是矣臣維臣固請夾室在右為尊於正室不思之甚非臣之所敢同也至於郊配之禮在太祖之世甞行之矣自太宗至于英宗不復追配而奉宣祖崇配臣觀建議之

文亦未嘗及追配之說如臣之愚謂仍舊便必若聖朝不欲於太廟興作而務崇簡質追迹古始而參用近代之法庶乎易行則有唐正元以懿獻二祖之祔於興聖德明之廟葢尊咎陶武昭以爲遠祖之廟故升懿獻於尊卑爲順也史記載趙氏之祖出於栢翳其後造父受趙城之封子孫因以爲氏今景靈聖祖每歲陛下躬行酌獻之禮亦近於興聖德明之類歟若升祔僖主或因以祀栢翳造父如唐德明興聖之比則不爲下祔於子

孫雖不合經而免於瀆祖亦因時制禮之道也同判太常周孟陽同知禮院朱充國禮院檢詳文字楊傑議曰按儀禮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注云太祖始封之君始祖者感神靈而生若稷契也疏云及始祖所由出謂祭所感帝還以始祖配之王者之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則不止稷與契也其實帝王皆有所感而生也天子始祖並於親廟外祭之古制王者宗廟有始祖太祖之别諸侯則止於太祖無始祖按詩

生民之序曰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箋云周之始祖其生之者姜嫄也疏云始祖后稷也周以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雝禘太祖謂文王也后稷以感生謂之始祖而亦謂之太祖若文王以受命之大惟稱太祖不得言始也雝之詩曰假哉皇考文武惟后稷非身爲天子不得言維后故知雝之禘太祖謂文王也周以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與儀禮之文相表裏

云云臣等衆詳經傳古者必尊始祖配祀感生盖以追

崇統系本始非謂推有功也諸侯則不然但推始封之君以爲太祖而不及始祖也是以周有天下上推統系至於后稷后稷者帝嚳之子周不可以祖帝嚳以后稷爲始祖商推統系上至於契契亦嚳之子商不可以祖帝嚳故以契爲始祖亦與諸侯之制異也至秦并六國自號始皇帝漢襲秦故以高皇爲太祖之廟不復如禮經追崇始祖蓋用諸侯之制爾魏晉而下禮文殘缺爰及有唐雖世數之久而宗祧制度多不稽古本朝藝祖

平定函夏追立親廟玉牒帝系自僖祖始僖祖而上世次不可得知則僖祖之為始祖宜矣伏惟依禮經以僖祖為始祖配祀感生帝其舊制以宣祖配侑今請停其禮自餘祀享天地明堂祖宗配侑並如舊儀 臣按商以太甲太戊武丁為三宗周以文武為二祧世世不遷非三昭三穆之數兼觀景祐詔書太祖為帝者之祖太宗真宗為帝者之宗三廟萬世不遷則宣翼順三祖皆在昭穆之内 同判太常章衡議曰儀禮義疏曰王者之先

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不止契稷而已詩序先民曰
尊祖説者以為周以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故雝禘
太祖為文王也自古有天下者必尊始祖秦漢而降典
章殘缺廟祧遷次始失先王所以尊祖之意今陛下纂
成大統恭事宗祏宜正有司之失以合先王之禮伏惟
尊僖祖為始祖而順祖神主在次當遷此所謂子為父
屈以定七世之制其於郊配則禮記大傳曰王者禘其
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請以僖祖配上辛感生帝之

祀而罷宣祖侑神之祀此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以
稱祖宗追孝之心自餘祀享配侑並如舊典於情文爲
順　十月中書門下言云云今或以夾室在右謂於宗
祏爲尊或以本統所承措之别宫爲當類皆離經背理
臣所不敢知伏請奉僖祖爲太廟始祖遷順祖神主藏
之夾室孟春祀感生帝以僖祖配詔恭依有司遂請以
來年孟春薦享奉安　高宗建炎二年冬十一月己亥
上朝享太廟紹興五年初太廟神主寓於溫州歲時

薦享委之守臣司封林待聘言原廟之在郡國有漢故事而太廟神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奠宜放古師行載主之義還之行闕以彰聖孝至是始就臨安府建太廟遣太常少卿張洙奉安上行款謁之禮　紹興六年起居舍人董弅等論廟制癸未宰執奏事趙鼎曰今日召見百官就尚書省集議廟制上曰太祖開基創業始受天命祫享居東向之位於太祖之廟而已載在禮經無可疑士大夫必無異同之論十二年十二月言者謂

自元豐始廣景靈宫以奉祖宗衣冠之遊即漢之原廟也自艱難以来神遊猶寄永嘉四孟薦享旋即便朝設位未副廣孝之意望命有司擇地做景靈舊規以建新廟迎還列聖粹容庶幾四孟躬行獻用慰祖宗在天之靈丁酉詔禮官討論申省遂建于新莊橋之西七月禮官脩定景靈宫四孟朝獻儀詔從之　紹興十九年著作郎劉章言禮莫重於祭而郊廟為尤重我神宗元豐間嘗詔陸佃等編類成書今陛下以明聖之資

當述作之任而縟儀未紀乞命官為紹興郊廟奉祀禮文以續元豐之書上納之

孝宗乾道八年太常卿黄鈞奏切謂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嚴分而辨上下伏見四孟月大駕詣景靈宫朝獻皇帝與羣臣俱拜於庭求之禮經有所不合欲遵元豐之制每遇孟月朝獻褥位于東階之上西向乞於見今朝享儀注内修定施行詔從之

光宗紹熙二年正月詔朕惟廟祧之制禮經具存迭

毁所以明世數遠近之常不遷所以昭祖宗功德之盛祖則惟一宗無定數昔商三宗及周文武實諸載籍世世尊祀粤惟國朝率循是典太祖太宗恢開紘之丕圖真宗仁宗茂守文之鴻業暨于神宗厲精政治景祐元符載頒詔旨一祖四宗萬世不祧亶謂盛矣肆我高宗聖神武文憲孝皇帝天錫勇智沉幾深畧真不世世武以撥亂文以致平中興之烈高掩武丁内禪之意有光放勳文功數十不能盡宣仙馭賓空

威神如在至尊壽聖皇帝稽六藝之文安在天之靈厥
既尊爲高廟而以時升祔矣惟是不祧之典猶未遑議
顧予凉菲實奉蒸嘗兹用虔遵聖父之訓丕昭烈祖之
光然而事大體重匪朕敢專宜令禮官詳議以聞
宋朝宗廟裁制興國二年禮院言按唐制長安太廟凡
九室皆同殿異室其制二十一間四柱東西夾室各一
前後面各三階東西各二側階即今太廟四室每室三
間將來太祖升祔共成五室欲請依長安之制東西夾

室外分爲五室每室二間詔恭依　至道三年又增太宗一室遂於東西各增修一間以藏册室　景德二年十一月詔宗廟神食禮料委光禄寺精細簡擇宫闈令點檢饌造　皇祐三年判三司磨勘同李徽之言國家以火德王火生於寅王於午今太廟西向開門宜毁去以避申酉之位帝曰徽之家世儒臣所言乃同巫祝然事縁宗廟亦當下太常宗正寺詳定既而上言今太廟設西偏門所以邀止車馬而南向自有正門徽之所請

事涉不經不足采用從之　嘉祐八年修奉太廟使蔡襄以太廟八室圖奏御請廣廟室并夾室為十八間從之

宋朝親饗乾德元年十一月帝以親行郊禮服衮冕執鎮圭行享禮於四室　注自是親行郊祀前一日朝享太廟如儀

開寶九年三月以將幸西京四月雩祀于南郊詣太廟行享告之禮舊儀將有事于南郊必先告太廟至是以

将赴西京不欲載神主偕行故禮官議行此禮是日帝常服乘步輦列仗衛百官班於庭不設樂垂止一獻不行祼禮不飲福酒不祭七祀

端拱二年七月内出御札以八月内親享太廟以今歲爲大有年令所司詳定儀注有司言按乘輿鹵簿有大駕法駕小駕之別自東漢以來大駕以郊天法駕以享宗廟小駕以行幸又唐禮大駕郊天法駕祀明堂小駕拜授及行幸将來享廟請用法駕鹵簿既而以彗出東

方下詔罷禮

祥符五年閏十月以聖祖降詔詣太廟行告謝之禮命置五使如郊禮有司言用享禮一獻庭設宮架殿上登歌無二舞帝欲重其事乃備三獻李宗諤上奠獻登歌瑞安曲樂章是月七日恭謝太廟六室帝作奉先歌羣臣畢賀　慶歷三年蔡亶言周制四時享親之禮有九令寺觀則車駕一歲再臨未嘗薦獻宗廟帝謂輔臣曰朕三歲一祠郊廟而賚及天下今若歲歲親行則人皆

有覬賞之心朕朝夕奉三聖御容於禁中未嘗敢怠也

嘉祐七年八月詔凡因郊親享太廟舊用犢一今用羊七豕七孟享臘享舊用羊二豕二今用羊七豕七禘祫攝事舊用羊四豕四今用羊七豕七皇后廟孟享臘享舊用羊一豕一今用羊四豕四　高宗十三年正月巳亥上親享太廟先是陰雲欲雪至此日霽霧澄皆誠孝所格王賞請宣付史館從之

祝文端拱元年秘書監李至言著作局撰告享宗廟及

諸祠祭祝文稱尊號唐室以来惟開元禮有之稽古者以爲非禮會昌中從禮官議但稱嗣皇帝某則其祝文久不稱號明矣且尊號起於近代請舉舊典告享宗廟稱嗣皇帝臣某諸祠祭稱皇帝斯爲得禮從之　正辭録端拱元年兼秘書監李至上言祭祀祠辭皆臨事撰進多不合典禮乃取舊祠一百九首增撰八十四首自爲正辭三卷上之凡百九十三首八十四新製餘因舊辭詔永爲定式　祥符五年十二月詳定所言正辭録

祝文今請定前代帝王名臣稱號上從之　凡祝祠皇帝親祀則書之冊封禪用玉餘用竹皆中書省書之有司常祀則書之板秘書省書之歲之常祀率用舊文其特祭如有祈請命學士撰進

群書考索卷三十

羣書考索卷三十一　　宋　章如愚　撰

禮門

禮書類

自伏羲至黄帝五禮始具其唐堯則舜典云修五禮及命伯夷典三禮論語云商因於夏禮周因於商禮則夏商亦有五禮然王制云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六禮者冠昏喪祭鄉相見也七教者父子兄

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賔客也孔頴達之疏曰此六禮教皆商禮也周有五禮十二教焉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古者宫室車輿以爲居衣裳冕弁以爲服樽爵俎豆以爲器金石絲竹以爲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爲朝覲聘問歡欣交接以爲射鄉食享合衆興事以爲師田學校下至閭里田畆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爲孝

慈友悌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無非在乎此也此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之天下使天下安皆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周之衰道散於異政之國法亡於殊俗之家君子不得以行禮小人得以行非禮故兩觀大路朱干玉戚天子之禮在諸侯塞門反坫素衣朱襮諸侯之禮在大夫隋武子不知殽烝孟僖子不知相禮范獻子不知問諱曾不知尚羔則當時之知禮者蓋亦鮮

矣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宫車服器一切用秦閒稍損益而大抵苟簡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為急曰此為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于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為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虚名故自漢以来史官所記事物名數降登揖遜拜俛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耳所謂禮之末節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搢紳大夫從事其閒者皆莫能曉

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况欲識禮樂之盛曉然諭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嗚呼習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又不能備其所謂朝覲聘問射鄉食享師田學校冠昏喪祭之禮在者幾何漢興叔孫通之綿蕝禮儀徒規當時之近功而其法失於太甲齊魯二生之論禮樂必期百年然後興而其言失於太高賈誼有修禮之志而困於絳灌仲舒對策以教化為大務而上方鋭意武功不暇禮文之事王吉欲舉明主於

三代之隆願述舊禮明王制而宣帝不納至成帝時得古磬於犍爲之水濵劉向請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而帝終不用世祖中興立明堂建辟雍顯宗躬行其禮宗祀光武於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雍威儀既盛美矣然德未流洽者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班固作禮樂志有曰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録藏于理官法家又復不傳河間獻王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今學者不能昭見但推士禮

以及天子說義又頗謬異故君臣長幼交接之道寖以
不章今大漢繼周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王吉劉向之
徒所以發憤而增嘆也攷之於古有儀禮有周禮河間
獻王之得先秦古書者有曰禮曰禮記禮者今之儀禮
記者今儀之記今其篇曰士冠禮曰士昏禮曰士相見
禮曰鄉飲酒禮曰鄉射禮曰燕禮曰大射禮曰聘禮曰
公食大夫禮曰覲禮曰喪服禮曰既夕禮曰士虞禮曰
特牲饋食禮曰少牢饋食禮曰有司徹凡十七篇者即

儀禮也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其篇與今儀禮同陸德明賈公彦皆以為今儀禮藝文志所載則又有古經出於孔壁淹中者經七十篇記百三十一篇皆古禮也后倉則有后氏曲臺記戴聖慶普實傳之在肅宗時則有曹褒新禮然次序禮事依準舊典乃雜以五經讖記之文在安帝時則有應劭漢宫禮儀故事然亦朝廷制度百官典式皆出於劭之所立魏以王粲衛覬集創朝儀而魚豢王沈陳壽孫盛雖綴時禮不足相變吳則丁孚

拾遺漢事蜀則孟光許慈草建時制晉初以荀顗鄭沖撰爲新禮參攷古今更其節文而羊祜等並加刋定其後摯虞討論因以損益令曰決疑注者一是其遺文也江左刁叶荀崧補緝舊文附益朝儀蔡謨又踵修綴宋初因循並不重述齊之永明王儉注定五禮自梁以來始以其當時所行傳於周官五禮之名各立一家之學後魏孝文率由其舊章擇其令典朝儀國範煥乎有章北齊則楊休之元循伯熊安生後周則蘇綽盧辯宇文

弼並習於儀禮以通時用隋文帝命牛洪辛彥之等采梁及北齊儀注以為五禮唐太宗時房元齡魏證因隋之禮增以養老大射講武讀時令等為吉凶軍賓嘉之目而號曰正觀禮魏證又以大戴禮綜彚不倫而更作類禮髙宗又詔長孫無忌杜正倫之徒增正觀禮而為顯慶禮其文雜以式令而義府敬宗多希旨傅會議者非之詔復用正觀禮由是終髙帝時正觀顯慶二禮兼行而有司臨事連引古義與二禮參攷增損之無復定

制元宗開元之十年王喦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張說以為禮記不刋之書不可改易而正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為唐禮於是撰述於徐堅李鋭而定於蕭嵩王仲兵為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五禮之文稍備而用之雖時有損益之不能過也正元中王涇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於是而有郊祀録元和中韋公肅録開元以後禮文損益於是而有禮閣新儀王彥威采隋唐沿草條次彙分而為元和新禮而又有曲

臺禮續曲臺禮 本傳 故唐禮樂志曰考其文記可謂備矣以之施于正觀開元之間亦可謂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謂禮樂爲虛名也

我宋朝建隆聶崇義則有重修三禮圖 唐張鎰三禮圖 開寶劉溫叟之徒則有開寶通禮盧多遜則有通禮義纂雍熙邢昺則有分門禮選天禧王欽若李迪則有天禧大禮記天聖王皥則有禮閣新編景祐吳育則有太常新禮皇祐王洙則有周禮禮器圖嘉祐歐陽脩蘇洵

則有太常因革禮元祐陸農佃師則有禮象陳祥道則

有禮書此皆本朝之言禮者也

朝儀

鄭康成之注玉藻曰天子諸侯皆有三朝曰外朝曰治

朝曰燕朝葢天子有五門一曰臯門二曰庫門三曰雉

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庫門之外者外朝也小司寇朝

士掌之路門之外者治朝也宰夫司士掌之路門之内

則路寢燕朝也太僕掌之小司寇之職曰掌外朝之政

以致萬民而詢焉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朝士之職曰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此豈非所謂外朝者乎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司士之職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

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太僕太右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此豈非治朝者乎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此豈非所謂燕朝者乎然通典所載則曰

周制天子有四朝一曰外朝在臯門之内二曰中朝在路門之外三曰内朝即路寢之朝四曰詢事之朝在雉門之外小司寇掌之所以每朝列位所向不同者皆以事異故變其位三公之位常北面不變者以三公内臣位尊故屈之使常北面其餘諸侯孤卿大夫皆以地道尊右故尊者東面卑者西面是以於外朝之時諸侯東面尊於孤卿也故於内朝孤東面尊於卿大夫也惟詢事之朝非常朝之限故不與三朝同此通典四朝之説

也至於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内朝庶子掌之其在外朝司士掌之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内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文王世子與玉藻所謂朝者諸侯之朝也蓋至於漢亦有中朝外朝之名劉輔傳曰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等俱上書而孟康注曰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霍光謂車千秋曰今光治内君侯治外光爲大將軍而曰治内千秋爲丞相而曰治外則是有中朝外

朝之别也然中朝外朝之名必始於武帝以後此漢初制也漢初唯有叔孫通朝儀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令羣臣朝十月平明謁者治禮次第而入殿廷陳車騎設兵衛張旗志功臣列侯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廣行設九賔臚句傳百官執戟傳警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無敢讙譁失禮則漢之朝儀莫盛于十月武帝雖用夏正然每月朔至於十月朔猶常享會攷後漢志雖以每

月朔歲首為大朝賀羣觴上壽奏食舉之樂然每朔惟十月旦從故事者正以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若高祖諱講朝儀於長樂武帝受計於甘泉顯宗朝正月於德陽此漢朝會之所也班固東都賦曰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珍貢張衡東京賦曰每歲元旦觀於殿下者數萬人賓臚傳命郎將司階天子穆穆南面然後司儀辨等以朝而天子禮以三揖詢問朝政行羣臣燕飲之禮以罷此漢元會

之禮也魏王肅疏云漢初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髙祖躬造反走之周昌武帝遥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缺觀此則是漢代五日一朝起自孝宣而罷於成帝耳世祖中興紀述其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曰每旦者世祖之勤勞也故其踈容不同焉此漢常朝之制也以史考之自蕭何置未央宫前殿而漢有宫闈之禁自叔孫通制朝會而漢有君臣之禮召文臣則見於宣室賈誼何武召

武臣則見於武臺李陵不下司馬門則有罰醉褻殿上則有劾嬖臣怠慢於朝會宰相得檄召而戮辱之則猶知宮闕之嚴而君臣之不相狎蓋至見於大臺而顧以常服朝踞廁視大將軍而加以不冠見則何褻之甚也彼其溺於晏安而憚於禮法不樂於外庭之檢束而便於內御之媟近故常朝之禮止於月朔此又其禮之變也蘇武之典屬國蕭望之賜爵關內侯張禹之罷相就第孔光之為太師皆朝朔望此又漢世朝朔望之禮也

石奮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爲朝臣馮參以列侯奉朝請世祖中興不任功臣其加優異者皆以列侯奉朝請此又漢世奉朝請之制也若唐之朝儀冬正設伏以朝萬國則於含元殿蓋唐之含元在周爲外朝於唐爲大朝也朔望起居則於宣政殿蓋唐之宣政在周爲中朝在漢爲前殿於唐爲正衙也隻日常朝則於紫宸殿蓋唐之紫宸在周爲内朝在漢爲宣室於唐爲上閤也夫上閤之制果何所始乎自東晉之太極殿有東

西閤之名故唐置紫宸上閤所以法晉制也唐制凡遇

紫宸則先立仗於正衙然後喚仗自東西閤門而入故

謂之入閤自元宗以前猶未有此制也開元以後以朔

望上食元宗欲避正殿遂移紫宸喚仗自閤門以入始

有入閤之名自後行之至昭宗時失其本旨乃以朔望

御正衙而行入閤禮宋建隆元年行於文德殿者皆是

禮也盖宋朝之大慶即唐之含元宋朝之文德即唐之

宣政宋朝之紫宸即唐之紫宸也開寶中諸儒增附新

禮遂載月朔入閤之儀又以文德為上閤舛錯尤甚淳化中太宗甞命張洎詳定儀注洎以為入閤之儀乃唐一時之禮非盛制也至寶元二年仁宗又以問宋庠庠言開元本無此制請改舊儀歐陽脩與劉敞論入閤之儀亦以唐日入閤而御前殿自昭宗失之起居而廢正衙自明宗失之唐末或指朔望宣政為入閤尤為誤説至熙寜三年遂罷入閤行正衙之制而朝儀遂為萬世法若夫景德之閤門儀制景德之合班圖則定於梁顥

李宗諤祥符之閤門儀制則定於陳彭年張知白祥符之重畫入閤圖則定於楊徽之張洎大禮慶賀合班圖則定於天禧紫宸垂拱立班圖則定於景祐至於康定之閤門儀制則定於章得象李淑天聖之元會禮則始於王曾此皆宋朝之朝儀也

祭天地

禮記正義曰夫天有六歲有九祭昊天上帝冬至祭之一也蒼帝靈威仰立春之日祭於東郊二也赤帝赤熛

怒立夏之日祭於南郊三也黄帝含樞紐季夏六月土王之日亦祭於南郊四也白帝白招拒立秋之日祭於西郊五也黒帝叶光紀立冬之日祭於北郊六也王者各禀五帝之精氣而王天下於夏正之月祭於南郊七也四月龍星見而雩總祭五帝於南郊八也季秋大享五帝於明堂九也以經攷之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鯀商人禘嚳而郊冥周人禘嚳而郊稷鄭注云禘者冬至祭天於圜丘郊者夏至祭感生帝

於南郊以禘嚳在郊稷之上稷卑於嚳故知禘大於郊爾雅云禘大祭也大祭莫過於圜丘故以圜丘為禘也夫圜丘之禮何如哉大司樂云冬日至祀天於地上之圜丘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王服大裘禮神之玉以蒼璧配以帝嚳牲用犢其禮七獻其樂圜鍾為宫黄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此圜丘之禮也其餘感

生之禮何如哉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鄭注云禘王者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者也故變郊稱禘因以祈穀其壇則名曰太壇祭法曰燔柴於太壇配以稷祀靈威仰牲用騂其樂大司樂云乃奏黃鍾歌大吕舞雲門以祀天神其禮亦以七獻禮神之玉四圭有邸此祭感生之禮也五時迎氣之禮何如哉月令於四立日及季夏土德王日各迎其王氣之神於其郊其配祭於五人帝春以太皥夏以炎

帝秋以少昊冬以顓帝各於其方為兆於近郊名曰太壇禮神之玉則太宗伯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元璜禮北方其禮亦以七獻其樂同於黃鍾此五時迎氣之禮也月令建巳之月大雩五方上帝其壇名曰雲業於南郊之旁配以五人帝命樂正習盛樂舞皇舞月令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春秋曰龍見而雩此雩之禮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制季秋大享於明堂考

工記周人明堂此明堂之禮也地祇有三歲有二祭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於方澤一也夏正之月祭神州地祇於北郊二也大司樂云夏日至禮地祇於澤中之方丘注云主崑崙者其丘在國之北禮神之玉以黄琮配以后稷其樂則大司樂云凡樂函鍾為宫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其神州地祇則王者所居五千里

之內地也故不言丘而言郊其壇於北郊名曰泰折祭法曰瘞埋於泰折祭地也配亦以后稷其樂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至唐開元亦夏日至祀皇地祇於方丘孟冬祭神州于北郊此皇地祇神州地祇之禮也蓋五帝與昊天同稱帝而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而不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五帝之禮有與天同極其隆有與天異以致其辨故皆禋祀皆服大裘此其所同也祈祀帝於圜丘兆五帝於四時郊此

其所異也鄭氏之徒謂四圭之玉黄鍾大吕之樂夏正以祀感生帝於南郊蒼璧之玉六變之樂冬日至禮天皇上帝在北極者於圜丘天皇大帝耀魄寶也五帝太微之帝也分郊與丘以異其祀别四時帝與感帝以異其禮王肅嘗攻之矣然肅合郊丘而一之則是以五帝為人帝則非天有天地則有五方有五方則有五帝月令之五人帝伏羲神農黄帝少皥顓帝而已果以是為五帝則前此其無司四時者乎古者祀五帝必配以五

人帝從以五人臣月令之五人臣者春句芒夏祝融中央后土秋蓐收冬元冥春夏秋冬之臣各一人爾而冬有脩與熈者脩及熈爲元冥蓋冬於方爲朔於卦爲艮於器有權衡於色有青黑則有脩熈宜矣更秦則與鄜密上下之四時以祠五帝至漢則增之以北畤以祀五帝漢之祀天不於南郊而於甘泉其祠地不於北郊而於汾陰河東以至壇有八觚席有六采樂有玉女車有鸞輅騂駒龍馬一切侈靡而匡衡劉向之徒邪正異同

之論蠭起一時元始之間謬戾尤甚春則天地同牢於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於南郊光武兆南郊於洛陽之陽兆北郊於洛陽之陰其禮儀度數一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隳廢殆盡唐禮樂志曰自周衰禮樂壞於戰國而廢絕於秦至漢讖緯之書出以亂經自鄭元之徒號稱大儒皆主其說由是郊丘明堂之論至於紛然而莫知所止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元以為天皇大帝者北辰耀魄寶也又曰兆五帝於四郊此五行

精氣之神也元以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後世莫能廢焉唐初正觀禮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正月辛日祀感生帝于南郊以祈穀而孟夏雩于南郊季秋大享於明堂皆祀五天帝高宗顯慶中許敬宗等議以六天出於緯書而南郊圜丘一也由是盡黜鄭說而南郊祈穀孟夏雩明堂大享皆祭昊天上帝開元中王仲丘議以為宜於祈穀祭昊天而兼祭五帝既而

蕭嵩撰開元禮雖未能合古而天神之位别矣嗚呼禮之失也豈獨緯書之罪哉在於學者好為曲說而人君一切臨時申其私意以增多為盡禮而不知煩數之為黷也古者祭天於圜丘在國之南祭地於方丘在國之北所以順陰陽因高下而事天地以其類也其方位既别而其燎壇瘞埋樂舞變數亦皆不同而後世有合祭之文則始合祭天地玄宗定開元禮天寶元年遂合祭天地於南郊是時神仙道家之說興乃建元皇帝廟凡

有事于上帝則廟獻於太清朝享於太廟然後有事于南郊遂為故事杜甫獻三禮賦是也終唐之世莫能改為禮者可不謹哉宋太祖在位十有七年四行大禮乾德中歷六年而方再講開寶中更五歲而祭于洛太宗自雍熈而至淳化凡十年而一郊真宗東封西祀往往率三年而一行大禮自仁宗以來三歲一郊始為定制其後分祭合祭之説議於元豐再議於元祐又再議於紹聖考之國朝會要在元豐時陳襄謂漢元始附會周

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由漢歷唐千有餘年而以五月親祀北郊者惟魏文之太和周武之建德隋高宗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耳請先以夏日至祭地祇於方丘然後以冬至日祀昊天於圜丘王存則議欲以孟冬純陰用事之月有事於北郊張璪則欲以夏至日祭方丘陸佃則欲於冬至日親祠上帝於圜丘之北別祠於地祇此元豐之所議者然也在元祐時曾肇言南郊非欽地之處冬至非見地之時樂以圜鍾為宫其變以六非

致地祇之音燎柴升禋非祭地之禮崔公度則以漢武郊祀歌曰惟泰元尊媼神蕃釐浡選休成天地並况皆合祭之辭蘇轍則以為欲當郊之歲先以夏至祀北郊有欲移夏至之祀行於十月者有欲三年祀天三年祀地皆不可行蘇軾則以為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圜丘此何義也此元祐之所議者然也在紹聖時黄履林希等議請罷合祭天地張商英言神宗謂合祭非

古據經而正之元祐之臣乃率其私意此紹聖之所議者然也然國朝之制又有恭謝天地之禮始於大中祥符之間再行於天禧一如南郊之制仁宗皇帝於明道嘉祐初復即大慶殿行之如明堂故事因輟郊祀自是而後遂不復講

真宗恭謝

大中祥符五年十月三日奉天書於朝元殿恭謝上皇大帝聖祖配位在東太祖太宗在西○天禧元年

既上玉皇聖號寶冊皆舉是禮然別立壇壝於國南而儀物禮制悉如郊祀視五年之制為加盛矣○祥符六年八月詔入來春親詣亳州太清宮行朝謁之禮先於東宮置壇回日恭謝天地一如南郊之制

羣書考索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卷三十二三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録監生臣陳炳

羣書考索卷三十二

宋 章如愚 撰

禮門

明堂

史記曰黄帝接萬靈於明庭即明堂也葢明堂之制起於黄帝其制有殿而無壁葢之以茅圜之以水宫垣爲復道而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天子從之入以拜祀此出於公玉帶之説也唐虞祀五帝於五府蒼曰靈

府赤曰文祖黄曰神計白曰明紀黑曰元矩此出於通典之所載也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牕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商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大戴禮盛德篇曰明堂九室室有四戶八牕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蓋以茅上圓下方其外以水名辟雍明堂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太

廟季春居青陽右个孟夏居明堂左个仲夏居明堂太廟季夏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居太廟太室孟秋居總章左个仲秋居總章太廟季秋居總章右个孟冬居玄堂左个仲冬居玄堂太廟季冬居玄堂右个逮漢武帝招延儒雅好行典故泰山北有古明堂基因欲脩之而濟南人公玉帶上黄帝明堂圖其制茅屋而水環之建武初營明堂循九室之制至于顯宗始成其事以饗祀神明以朝會諸侯唐禮樂志曰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而三代有其名而無其制度故自漢以來諸儒之論不一至於莫知所從則一切臨時增損而不能合古然推其本旨要於布政交神於主者尊嚴之居而已其制作何必與古同然爲之者至無所據依乃引天地四時風氣乾坤五行數家之類以爲倣像而衆說亦不克成隋無明堂而季秋大享常寓雩壇唐高祖太宗時寓于圜丘正觀中豆盧寛劉伯莊議從崑崙道上層以祭天下層以布政而孔頴達以爲非魏徵以謂五室重

屋上圓下方上以祭天下以布政自前世儒者所言雖異而以爲如此者多同顔師古曰周書敘明堂有應門雉門之制以此知爲王者之常居爾其青陽總章玄堂太廟左右个皆路寢之名也大戴禮曰在近郊又曰文王之廟也此奚足以取信哉證及師古等皆當世名儒其論止於如此高宗改元總章分萬年置明堂縣示欲必立之而議益紛然或以爲五室或以爲九室而高宗依兩議以帟幕爲之與公卿臨觀而議益不一明堂亦

不能立迄唐之世季秋大享皆寓圜丘然明堂之說先代諸儒所說不一通典注曰戴德云明堂辟雍是一所也古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爲文王廟左傳魯僖公五年既視朔遂登觀臺服氏云人君入太廟視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文二年服氏云明堂祖廟並與鄭說不同者鄭注玉藻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即鄭意以爲三者名異而制同王制曰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即云天子曰辟雍是學不得與明

堂同爲一物也又天子宗廟在雉門之外孝經疏云明堂在國之陽是明堂與祖廟不得爲一也蔡邕明堂章句曰明堂者天子太廟射饗養老教學選士皆在其中故言五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辟雍雖各異名而事實一也袁準正論乃曰宗廟之中人所致敬而使衆學處焉享射其中人鬼慢黷非其理也宗廟鬼神所合祭天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如

準所論與鄭氏合宋朝皇祐二年仁宗議明堂禮文彥博等議以爲藝祖有事南郊太宗射行祈穀之禮惟季秋大享闕而未舉眞宗祥符初議行此禮然亦未遑明堂制度前代諸儒議論皆異要必天子之路寢今大慶殿是也已而内出御製天地祖宗樂曲舞名降神酌獻奠幣入俎𥙊誠安而下章有其義而威功睿德右文化俗所以爲文武二舞之美稱者又皆足以彰盛德形容寓皇心肅敬備薦獻之儀而侑明靈之觀焉太常習肄

惟謹惟虔是歲九月即大慶殿因事制宜爲五緵室親御寶跗若篆飛白爍爲華榜樂舞既作肹蠁來格天地祖宗罔不咸喜帝之昭報之誠於是爲盡而我宋盛典實肇興於此焉是時王洙上言文彦博等勒成皇祐大享明堂記凡二十卷自爲序至嘉祐八年再行是禮焉

社稷

祭法曰昔共工氏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

之衰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左傳曰昭公二十九年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列山氏有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其後以周棄爲稷自商以來祀之通典說顓頊祀共工子句龍爲社列山氏子柱爲稷高辛氏唐虞夏因之商湯以旱而遷稷故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無可繼者故止周天子立三社曰太社曰王社曰亳社諸侯亦三社曰國社曰侯社曰置社蓋太社國社爲百姓而立者也王社侯社自於籍田而立之也亳社遷

國之社也立名雖異其神則同天子之社則以五色土諸侯之土則以當方之土大夫以下各以地所宜木而立之禮神之玉皆用兩圭有邸其牲王制云天子祭社稷皆太牢諸侯祭社稷皆少牢皆黝色祭之日王及尸皆服絺冕樂則大司樂云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酌以三獻漢高帝初起禱豐枌榆社二年入關因命縣為公社於是而有公社之名平帝時奏事者有曰漢興已有官社以后稷配食官稷於是而有官社官稷

之號後漢光武立太社稷于洛陽歲三祠而太社之名立然自漢後但太社有稷而官社無稷魏明帝遂立帝社而帝社之名彰齊永明中則有太稷梁大同中則又加官稷唐於仲春仲秋則祭太社太稷神龍初改先農壇爲帝社於太壇西而立帝稷其禮與太社太稷無異開元十九年停帝稷而祀神農復以后稷而爲配天寶三載於是而升社稷為太祀此歷代之沿革也然社稷之義先儒所說不同鄭康成之說以社為五土總神稷

為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理地之神崔靈恩云二家之說雖各有通但昔來所習謂鄭為長及白虎通曰土地廣博不可徧祀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為衆多故稷為長此言得之矣雖然昔共工氏龍有平水之功高陽氏之子黎亦有平土之功是故祭社之日取二子而配食焉示不

忘本之義也今之配祀者謂之龍可也黎亦可也何嫌於二名耶彼直以龍與黎為社之正神非配社昔漢儒之妄也或曰不然使社為土神則當食以水不當兼用羊豕也殊不知用犢祭地禮也社乃地祇之屬而非地猶五帝為天之尊神而非天也安得不用羊豕吾益知社為土之正神而無疑也列山氏之子柱有布穀之功厲山氏之子農亦有播穀之功是故祭稷之日取二子以配食焉示不忘本之義也今之配祀者謂之柱可也

農亦可也何嫌於二名耶彼直以柱與農為稷之正神而非配稷者又漢儒之妄也或曰不然使稷為穀神則當祀以牡不當復用秋黍也殊不知用牡祭地禮也稷乃地祇之屬而非地猶五帝為天之尊神而非天也吾安得不用稷黍吾令知稷為穀之正神而無疑也

雜祭祀

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洪範八政三曰祀大宗伯之職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故祭天曰

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林川澤曰貍沉祭風師雨師曰
槱燎祭四方百物曰副辜是類是禡師祭也既伯既禱
馬祭也除惡之祭為祓會福之祭為會告事求福曰禱
絜意以享為禋禱雨為雩禱明為禜是以聖王為之典
禮民之精爽不貳齊肅聰明者神或降之乃有神民之
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歷代人君罔不徧走羣望咸秩
無文故神農播種始諸飲食致恭鬼神顓帝亦潔誠以
祭祀其後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所以陰陽和

而萬物遂也以今考之在古有雩祭之禮有朝日夕月之禮有祀山川之禮有六宗之禮有七祀之禮有司寒之祭有蜡臘之祭夫雩者何也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祀祈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若國大旱則司巫帥巫而舞雩漢承秦雩壇禮廢後漢自立春而至于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則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以求雨東晉穆帝制雩壇梁天監中停柴燎而用次也唐武德初孟夏雩

祀昊天上帝於圜丘正觀雩祀於南郊開元旱則大雩此雩祭之禮也夫日月之禮何也周制以柴祀日月星辰日壇曰王宮月壇曰夜明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凡祭日月歲有四焉迎氣之時祭日於東郊祭月於西郊一也二分祭日月二也郊之祭天配天而主日配以月三也月令十月祭天宗合祭日月四也漢武始郊太一朝日夕月改周法其後常於以郊太時質明出竹宮東向揖日西向揖月魏文帝以為非尊

天之道明帝春始朝日于東郊秋夕月于西郊始得古禮唐二分朝日夕月於國城東西柳子厚為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其寮問曰古人夕朝日而已今而曰祀朝日何也柳曰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趙文子聾其椽張老夕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闥拜謂之夕郎亦出是名也故曰大采朝日少采夕月義曰春朝日秋夕月此朝日

夕月之禮也夫祀山川之禮何也周制以血祭祭五岳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一歲凡四祭迎氣一也郊天二也大雩三也大蜡四也禮神之玉兩珪有邸五寸牲用少牢各隨方色酌用五獻秦并天下令祠官所當奉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自崤以東名山大川祠曰太室嵩高也常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自華以西名山七曰華山薄山岳山岐山吳山鴻冢瀆山名川四曰河祠臨晉沔祠漢中湫泉祠朝那江水祠黑漢孝文增

修山川羣祀武帝因廵狩其禮名山大川後漢章帝詔祀山川百神應禮者唐武德正觀之制五岳四鎮四海四瀆年别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此祀山川之禮也夫六宗者何也通典曰周制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以如之又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漢興於甘泉汾陰立壇禋六宗孔光劉歆等以乾坤六子為六宗後漢安帝立六宗祀時歐陽説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為上下四方之宗鄭玄以星辰司中司命風師

雨師為六宗馬融謂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孔安國按孔叢子孔子之説謂埋少牢於太昭祭時祖迎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宫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是為六宗賈逵以為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魏明帝立六宗祀祀六子之卦晉罷其祀劉邵以為太極沖和之氣為六氣之宗後魏立六宗祀孝文詔祀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通典謂張廸以六代帝王張髦以宗廟三

昭三穆三等並不堪録後魏孝文以天皇大帝五帝為六宗於義為當崔靈恩三禮義宗謂六宗之神宗儒所釋義各不同義雖不同亦各有通月令孟冬祈于天宗盧植注云天宗六宗之神李郃謂六宗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晉虞喜别論曰地有五色大社象之總五為一則成六六為地數劉昭稱孔叢子之言若果夫子所說則後儒無復紛然正謂未必然耳至昭以六宗為祭祀則穿鑿甚矣惟晉司馬彪曰周

禮無六宗之兆祭法無六宗之文不宜特立祀也此六宗之説也夫七祀者何也商制天子祭五祀周制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户曰竈諸侯為國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庶人一祀兩漢魏晉立五祀井皆與焉白虎通云户竈門井中霤唐開元制禮祭七祀各因時享祭之於廟庭司命户以春竈以夏門厲以秋行以冬中霤以季夏夫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史傳多矣特祭法以司命泰厲

為七祀而左傳家語則以為重該脩熈黎勾龍之五官

月令以五祀為門行户竈中霤白虎通劉昭范曄高堂

隆之徒士五祀為門井户竈中霤鄭氏釋大宗伯之五祀

則用左傳家語之說釋小祝之五祀則用月令之說釋

王制之五祀則用祭法之說隋唐參用月令祭法之說

五祀祭行及李林甫之徒復修月令冬亦祀井而不祀

行此七祀之禮也夫司寒者何也月令仲春之月天子

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鄭注云祭司寒而出冰春秋傳

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之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禄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禄冰皆與焉昭四年唐制先立春三日用黑牡秬黍祭司寒之神於冰室鑿井而藏之仲春開冰比司寒之禮也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夫蜡臘者何也郊特牲云天子大蜡八先嗇也司嗇也農也郵表畷也猫虎

也坊也水庸也昆蟲也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迎猫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祭坊與水庸事也黄衣黄冠而祭息田夫也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鄭氏曰息民與蜡異則黄衣黄冠而祭為臘必矣正

義曰先蜡後息民是息民爲臘與蜡異也夏曰嘉平商曰清祀周曰大蜡蔡邕月令章句曰總謂之臘籥章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羅氏蜡則作羅襦秦漢曰臘漢季冬之月星回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唐正觀季冬寅日蜡祭百神於南郊宋朝建隆初有司言以火德王請以戌日爲臘元豐六年蜡祭曰郊各爲一壇以祀其方之神而息民祭在蜡祭之後此蜡臘之禮也其他在秦則有陳寶祠有伏祠有八神祠漢則有

蚩尤祠靈星祠高禖祠太室祠嵩呼宋朝承唐制又祀九宮貴神於東郊用太祀禮東南曰招揺正東曰權星東北曰太陰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太一西南曰攝提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龍景祐二年章得象詳定江渊之說隨每年貴神飛碁之方旋定祭位從之然所謂太乙者又有十神太乙之名如曰五福天乙之號君碁臣碁民碁之號此皆雜祭之類也雖然古人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蓋以民為神之主也文帝切以愛

民而謂禬禳之事足以祐民也廣壇場增圭幣除秘祝之官以為祈福其為事已舛矣宣室之問未皇他事而急於鬼神之問豈以鬼神之福能有以陰助斯民乎迨至武帝又甚焉而其心則為已不為民矣廵海而求神人築宫而封泰一祝吏祠官相望於名山大川之上一切妄祭淫祠以徼福於已百姓困而國用竭福何有於已哉終漢之末一歲凡三萬七千祠胡廣謂班固郊祀志宜去鬼神仙道之語置韋賢宗廟迭毀議於其中則

其祀事庶得以類相從矣夫孟堅合宗廟之議而專志於郊祀固未為得至於漢武之淫祀以為後世戒其旨深矣安得以去為哉

時祭禘祫

通典曰有虞氏四時之祭名春曰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夏因于虞商因于夏王制曰春禴夏禘秋嘗冬烝其祭尚聲特牲云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周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乃以禘為盛

祭之名大宗伯云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詩曰礿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之祭名也其祭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隂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行九獻之禮祭之日王服衮冕而入廟尸入奏肆夏王以珪瓚獻尸尸以祼禮降神此祼神之一獻也后以璋瓚獻尸此為二獻也王迎牲奏昭夏始行朝踐之禮此三獻也后於是獻朝事之籩此四獻也至薦熟時謂之饋食此五獻也后薦饋食之籩

此六獻也王以醴齊酌尸謂之朝獻此七獻也后薦加事之籩豆此八獻也卿諸侯為賓者以王爵酌盎齊備卒食三獻是為九獻自九獻之後遂降冕而總干舞大武之舞以樂尸九獻之後更行三爵謂之加爵即行旅酬無筭之爵而後尸出焉厥明遂繹於祊此時享之禮也時享之外則有禘有祫王制曰天子犆（特）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蓋天子先祫而後時

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此夏商之制也周制天子諸侯五年殷祭一禘一祫禘以夏祫以秋祫者毁廟未毁廟皆合升于太祖禘則不及親廟祖文武以下毁主依昭穆於文武廟中祭之王季以上於后稷廟祭之如先祫後禘者約春秋魯僖公定公宣公皆八年而禘以再殷祭而推之也通典議曰聖人制禮合諸天道使不數不怠故有四時之祭焉而又設殷祭者因天道之成以申孝敬之心用盡事終之禮禘祫二禮俱為大祭先賢所

釋義各有差殊馬融王肅皆云禘大祫小鄭元注二禮以祫大禘小賈逵劉歆則云一祭之名禮無差降數家之說非無典據至於大通經訓鄭義為長嘗試論之以禮經及春秋所書皆祫大於禘按春秋公羊傳云大事於太廟大事者祫也祫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至於禘則云禘于莊公禘于僖公既不及於太祖則小於祫矣曾子問主於夫子曰自非祫祭七廟五廟無虛主而不言禘則知禘小於祫明

矣其祫則備五齊三酒禘惟四齊二酒祫則備用六代之樂禘則四代而下又無降神之樂以示其缺也後漢光武詔張純議禘祫之禮而純以為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間始為禘祭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為言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祫禘以冬帝從之自是禘祫遂定後魏孝文太和中詔議禘祫而游明根高閭等各陳其義孝文遂兩從王

鄭二議禘祫并為一名改祫從禘五年一禘則四時盡禘永為後法唐禮樂志禘祫大祭也祫以昭穆合食於太祖而禘以審諦其尊卑此禘祫之義而為禮者失之至於年數不同祖宗失位而議者莫知所從禮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傳曰五年再殷祭高宗上元三年十月當祫而有司疑其年數史元璨等議以為祫而後禘自是而後五年而再祭蓋後禘去前禘五年而祫常在禘後二年禘常在祫後二年魯昭公二十年禘至二十五

年又禘此可知也議者以元璨等言有經據遂從之而開元六年而祫明年而禘自是而後禘祫各自以年不相通數凡七祫五禘至二十七年禘祫並在一歲有司始覺其非乃議以為一禘一祫五年再殷宜通數而禘後置祫歲數遠近二說不同鄭玄用高堂隆先三而後二徐邈先二而後三而邈以謂二禘相去為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祫焉此最為得遂用其說由是一禘一祫在五年之間合於再殷之義而置祫先後則不同焉宋

朝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天聖三年祫饗太廟帝問輔臣以祫饗之禮王欽若等奏曰祫者合也宗廟之禮每三年權遷神主出廟室就前楹而祭之所以謹時思而合祀事以象大宗子有收族合食之義也

禘祫

歐陽公之作唐禮樂志有曰禘祫大祭也祫以昭穆合食於太祖而禘以審禘其尊卑此禘祫之義而為禮者失之愚嘗三復是說而後知世之議禮者徒惑於紛紜

之興同而皆未明其義也古者聖人制禮取法天道以事其祖三年一閏天氣小備故三年一祫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五年一禘是故周制五年殷祭一祫一禘祫者毀廟未毀廟皆合升於太祖所謂合食於太祖也禘者惟及於毀廟而不及於親廟所以審禘其尊卑也自是制不明載於周禮而鄭氏於肆獻饋食在四方之上則是祫也禘也而祫禘之說始見於周禮之註至王制所載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而說者又以為夏商

之制此所以起異同紛紛之論也自今考之諸儒之論莫同異於小大之說也馬融王肅則以為禘大而祫小鄭康成則以為祫大而禘小為融肅之說者曰孔子言禘自既灌而往禘祫大祭而獨舉禘則祫可知故於是而以禘為大為鄭康成之說者曰公羊傳云大事於太廟大事者祫也祫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至於禘則云禘于莊公禘于僖公既不於太祖則小於祫矣故於是而以祫為大愚以為小大

之異不必深辨惟明乎禘祫之義則古人尊祖之意得矣諸儒之論莫異同於先後之說也鄭氏用高堂隆說則以為前三後二徐邈之說則以為前二後三駁鄭氏者曰三年而祫為月有餘二年而禘為月不足駁徐氏者曰禘在祫前則是三年而禘祫在禘後則是二年而祫至唐用徐邈之說則以為二禘相去為月六十中分三十而置一祫焉由是一禘一祫在五年之間愚以為前後之說不必深辨惟深明乎禘祫之義則古人尊

祖之意得矣不特此也禘祫之祭蓋兩祭也而賈逵劉歆以禘祫為一祭而二名是其名之辨又不一矣禘以夏祫以秋此古制也張純則以祫為冬祭其說曰物備禮成故合聚而祭之是其時之用又不同矣宗廟之禮止於九獻此古制也而先儒則曰大祫十有二獻杜祐通典載禘祭一如祫祭所異者祫則備五齊三酒禘惟四齊三酒祫則備六代之樂禘則用四代而無降神之樂是又其禮之用為不同要之明其義則名之不同亦

何感於名時之不同亦何拘於時禮之不同亦何泥於禮歐公之言蓋深知禮者矣鄭氏又謂禘其祖乃祭感生帝其說尤為無據而王肅則以為祭始祖之父王氏之議祫而後禘則是禘止於一時至後魏之論禮則以五年一禘則四時盡禘人自為說卒莫能定此議禮之家所以名為聚訟也漢唐之閒禮意不明光武中興在位亦既久矣而禘祭之禮僅能再舉是不幾於疏而怠乎唐玄宗時行禘祫禮各自以年不相通數凡七祫五

禘而其後禘與祫乃并於一歲是不幾於數而瀆乎漢官舊儀雖載三年一大祫之制而未能盡行唐開元禮雖有禘祫之制而未必合古此豈非諸生之過歟惟我宋朝三年一祫以孟夏五年一禘以孟冬其制已合於古而又羣臣之論足以發明乎古人制禮之義故其禮為益全天聖中王欽若為祫饗對則有謹時思而合祀事以象夫宗子收族合食之義熈寧中禮院言僖祖為始祖則孟夏禘祭當正東向之位而其下則以昭穆為

序焉猗歟盛哉禘祫之義久失於漢唐而獨明於我宋豈非諸儒講學之功乎

仲春羣祀 高禖太一 朝日 釋奠耕籍社稷

高禖之祀雖周官所載獨缺其文漢郊祀志不言其禮然攷之於古以來久矣月令仲春之月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故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而毛氏傳則曰姜嫄從帝而祠于郊禖詩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而毛氏傳則曰簡狄從帝而祈于郊禖則是姜嫄簡狄

之前先有禖神矣自高辛氏有生契之祥故後王立高辛之祠以配高禖令其說載於孔頴達之正義者可攷也至漢武帝時得太子立高禖之祠而枚臯實為祝辭漢高禖之祠則立於城南而仲春實行其禮晉後從東晳之議以石為主而其祀浸重此祀高禖之禮也而盧植乃謂神居明顯之處故謂之高因其求子故謂之禖此其說之不可信也太一之祀雖時祭之大經禮不載十神之說出於術家然攷之於史則有自來矣史記封

禪書云天神貴者太乙而太乙之名已著班固郊祀志云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祀三一而太一實居其一令其所謂十神太一或曰君基太一或曰臣基太一或曰太遊太一而惟太乙無別名昔為最尊其説不為無謂也武帝祠於甘泉得神馬於渥洼水中遂次以為太一之歌玄宗時則以九宫貴神並祠之其禮始盛此祀太一之禮也而説者謂太乙最尊更無別名遂以其別無名者對太遊而謂之小遊太一此則説之不可信者也

朝日之禮古禮也禮曰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覲禮曰拜日於東門之外禮日於南門之外自武帝郊泰畤而因以揖日故曰朝日之禮遂見於竹宮魏明帝朝日於東郊故朝日之禮又見於東郊蓋至於唐而朝日之禮乃謂之祀朝日比其禮之失也是以柳宗元作為朝日之說豈非欲復古乎釋奠之禮古禮也大胥曰春入學舍菜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自唐貞觀釋奠於學而詔孔頴達講孝經而其禮

復盛自貞觀從房玄齡朱子奢之議以孔子為先聖而其禮遂定至玄宗釋奠講經而魚朝恩預焉此則禮之失也故杜佑詳載其事於通典之書豈非欲以復古乎籍田之禮古人重農之意也周禮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宣王不籍千畝則虢公諫漢文躬耕籍田以為天下先建始躬耕潘岳作賦貞觀籍田文本頌之此籍田之禮也然而月或用孟者蓋用呂不韋月令孟春之說也月或用仲者蓋漢明帝唐開元所行之禮也其時

說雖不同而其禮則一也社稷之禮古人報本之意也曰春籍田而祈社稷又曰秋報社稷漢高起豐立枌榆社光武洛陽立太社稷唐於仲春祭大社大稷而其禮為重開元之時升為大祀而其禮尤重此社稷之禮也然而或以社為五土總神勾龍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以稷為原隰之神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此鄭康成之說也或以社祭勾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之神此王肅馬融之說也其說雖不同而其禮則一也宋

朝仁宗重高禖之祀尤極其至景祐講壇屋牲幣之儀
寶元去弓韣弓矢之制在康定則著為常祀在慶歷則
復用弓韣皇祐中則詔壇徙高禖嘉祐則詔徙近郊宋
朝尤重太一之祠以太一飛在九宫每四十餘年而一
徙所臨之地則兵役不興水旱不作在興國中則太宗
立祠於東南郊而祀之則謂之東太一在天聖中則仁
宗立祠於西南郊而祀之則謂之西太一在熈寧中神
宗建集福宫而祀之則謂之中太一釋奠之禮自真宗

東幸其廟加展拜之儀增元聖之號定所祭二丁之日與明籩豆簠簋之數定內外三獻之官與頒儀注祭器之式此釋奠之禮至我朝而益盛雍熙籍田則太宗行之明道籍田則仁宗行之則籍田之禮為特備用三獻之官則見於景德正屋壇之制則見於天聖則社稷之禮為尤備

廟制昭穆

范祖禹作唐鑑論唐九室之制而以為天子七廟自古

以來未之有改陸佃議禮於元豐有左右昭穆遞遷之說而何洵直以為於經傳無據愚於是知議禮之家一斷以古則紛紛之疑皆可以迎刃而解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宗廟之制止於七廟禮曰辨廟祧之昭穆則昭穆之位一定不易其來久矣今以周制明之守祧八人蓋兼姜嫄之廟而為八則其為七廟也明矣自后稷以至昭王歷世無常而昭穆之位未嘗失次辨而敘之又有小史之職則其為定位也又明矣世之論廟制

者乃曰唐虞五廟夏氏因之至商周而始有七廟是說也杜佑以通典則載之説者又曰小記云王者立四廟則周制七廟文武為二祧親廟四而已武二祧在七廟内是說也鄭康成注禮實取之惟其說之不同此世之論廟制者始紛紛而可疑要之以二說而斷之於古則亦何疑之有虞唐書載禋于六宗以見太祖則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為可驗也豈特商周為然哉荀卿曰有天下者事七廟而穀梁亦言天子七廟則是春秋

戰國之時是說猶存至漢始有原廟有郡國廟而東都則又有所謂四親廟故是制始不明於漢唐初有四廟貞觀中從朱子奢虛太祖一室之議而廟以六室中宗增以七室開元則又增以九室是制又不明於唐學者能以是攷之則杜祐之說可無疑矣商之三宗周之文武其廟皆在三昭三穆之外歷世不毀此所謂不遷之廟非祧也鄭康成慼小記之言而以文武不祧之廟在七廟之内是臆說也王肅聖證論曰禮自上以下降殺

以兩使天子諸侯皆親廟四則君臣同等尊卑不別劉歆論之於漢韓愈論之於唐其言皆與肅同學者能以是攷之則康成之說於此可無疑矣世之論昭穆者乃曰昭穆遷徙固無常位周廟王季一遷則昔之右者今為左昔之左者今為右以左右通計其次序然後父子之尊卑不相瀆也說者又曰古者祔以其班祫以其班而尸及賜爵又以其班所謂班者父為昭子為穆昭不可遷於穆穆不可遷於昭父在穆行子居昭位而不嫌

者昭自為昭穆自為穆左右相乖不相通也惟其說之不同此世之議昭穆者始紛紛然可疑要之二說而斷之以古則何疑之有祭統曰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武王之時文王之廟為穆故雖至襄王歷十八君矣猶謂之穆富辰有言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十六國文王之子文王為穆故其子之國必謂之昭也康王之時武王之廟為昭故雖至襄王之世猶謂之昭富辰又曰邘晉應

韓武之穆也四國武王之子武王為昭故其子之國必謂之穆也蓋三昭三穆左右異等左不可居於右猶右之不可居於左故助祭受爵各以昭穆序齒受氏又以王父之字故劉歆亦曰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代　張紞曰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其說皆同學者能以是而攷之則或者之疑於是而無疑矣宋朝元祐中陳祥道作禮書其論廟制也則曰天子七廟自虞至周所不變其論昭穆也則曰宗廟有迭毀而昭穆

之位則一定而不易夫禮學廢缺久矣歴漢歴唐未甚
明閱數千百年而遂大明於我宋愚於是見本朝儒學
之盛焉論禮者宜有攷於此

羣書考索卷三十二